



☆情感写真

三十年后  
杏花儿知道了  
初恋情人的下  
落该是怎样的  
心情？她这三  
十年又该有怎  
样的经历？三  
十年后初恋情  
人再相逢能否  
重温旧梦？

# “拉魂腔”之梦回初恋(下)

统筹:余自言 文字:杜秀海 交流方式:电子邮件

【**情前回顾**】《枣庄晚报》4月16日29版《本色/情感》:在《“拉魂腔”之梦回初恋(上)》里,当年的李哥三十年后已是一家著名乐团的首席指挥兼作曲,不幸的是当年妻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后子然逝去。如今令他意想不到的,儿子小轩的女友胡蝶竟是自己初恋情人杏花儿的女儿。

## “妈妈,你说话呀,你的初恋情人快急死了”

胡蝶是个心直口快的姑娘,她知道我是她妈的初恋后说:“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,真是奇缘也。如果蒲松龄老人还在世肯定能写出一篇现代版的聊斋故事来。”又说:“我妈现在在外巡回演出,不能马上见面真为您遗憾。这么着吧,我再跟我妈联系一下,让我妈先高兴着点。”

说着胡蝶拿起手机拨通后,开玩笑地说:“妈,你朝思暮想的情人让我一不小心给你找着了,你该谢谢我吧,现在请你给你的情人讲话。”

只听那边说:“你这孩子,又给妈开玩笑,你妈我哪有什么情人。”

胡蝶笑着说:“新的没有,老的总是有的吧?他就是小轩的

爸爸,我未来的公公,你未来的男亲家。”

手机那边半天没有回声,也许杏花儿感到事情来的太突然,没有一个适应过程,接受不了,也许杏花儿不敢想象几十年前的初恋情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找到了,而且还和女儿在一起,而且还是未来女婿的爸爸,哪有这等巧事?!

虽然杏花儿已经结婚有女,可丈夫去国外讲学一去不归。早把她娘俩丢进了爪哇国。据海外的朋友透露,他已经有了一位金发碧眼的洋女友。

杏花儿把自己的初恋深深的埋在心底,好像平静的湖水,没有一丝波澜。今天听女儿说她的老情人要跟她说话,好像一

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湖水里,荡起层层涟漪,可是这是不是女儿在开玩笑呢?转念又一想,这个情人不会是李哥吧?这事有点玄,从女儿的口气中又不像是给我开玩笑,到底是不是李哥把电话接过来不就清楚了吗?想到此杏花儿的心一下子酸楚起来。

胡蝶耳边贴着手机等了半天,不见妈妈言语。我猜想杏花儿可能不相信我会出现,总之杏花儿不相信会是真的。胡蝶把手机递给我,不知为什么,我的手有些颤抖,嘴下巴也哆嗦起来,脑子里一片空白,几十年的梦想就要实现,心里又是喜又是悲,喜和悲交织在一起,酸甜苦辣涌上心头,脑子一懵,幸好我坐在沙发上,否则真会倒下去。

“你是不是当年在山凹村下乡的李哥啊?”内心酸楚的杏花儿终于开始试探着弱弱地问。

我把手机放到耳朵上激动地说:“是杏花儿吗?我是你李哥,你受苦了!”

只听到手机里“嗯”的一声,接着一阵呜咽的哭声,也许杏花儿过于悲伤,也许这个喜讯来的太晚了,也许这个消息来的太突然了。等了半天不见杏花儿回答,胡蝶急了,接过手机就说:“妈妈,你有什么话快说嘛,你能哭出一个什么花样来吗?哭伤了身子我可不伺候你。你说话呀,你的初恋情人快急死了。”

我挥挥手对胡蝶说:“让你妈休息一会儿,你告诉我你妈的手机号,过一会再打吧。”

☆诗画情感

### 调寄《解语花》听《白狐》

♪ 张明军

寒风猎猎,裙袂飘飘,何处来仙侶。  
一声娇叱,晴空掠,蹑过白狐昏怖。  
长身箭步,轻轻抚、多情呵护。  
魂梦间,前世因缘,已是三生铸。

休恼佳期又误,忆寒窗长夜,低语低诉。  
落花春暮,长亭外、细柳雨丝云雾。  
为谁起舞,恨只恨、誓盟早许。  
双泪垂、泪血茫茫,惟盼君回顾。

### 阳光女孩

♪ 姚三石

你手中的花  
温馨又富有诗意  
也许  
那是灵芝仙草  
青春又富有生命  
难怪啊  
你是天上的仙女  
下凡到泰山之巅  
把美好的祝福撒满人间  
这是你的使命  
这是你的奉献  
要不  
你笑得为何如此灿烂  
因为你是阳光  
因为你是女孩

## 征稿启事

《本色/情感》专版将开辟:情感写真、情感情趣、真情互动、爱之箴言等专栏,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或提供相关情节线索。

“情感写真”是对成年男女情感故事的文字实录,当事人的原名、单位等可以虚拟,字数至少需要2000字以上,多者不限;“情感情趣”将为读者提供男女婚恋方面的幽默笑话,可以是原创,也可以向本刊推荐您看到的有趣的情感幽默;“真情互动”专栏为读者提供短几句话真情表白的空间,读者可以用自己的原名,也可以用网名;“爱之箴言”将刊用您对于爱情的种种感悟,以及睿智深刻的理解与精彩华美的表述。本版的各个专栏都欢迎广大读者的参与互动。

投稿邮箱:wbxwzx@126.com  
情感热线:13562460649  
本版主持人:余自言

## “我还有个要求,那个珍藏多年的蝴蝶发卡,你要重新给我戴上”

时间到了下半夜,胡蝶已回去了,儿子小轩也睡了。我躺在床上转辗反侧没有一点睡意,脑子里嗡嗡直响。我想这回杏花儿可能演出结束,已经回到宾馆,这样通话也许方便些,于是,我拨通了杏花儿的手机,杏花儿没有了哭声,我问杏花儿:“我是你李哥,你当时是怎么出走的?有人说你跳了野狼崖,有人说你疯了,踪影皆无。”

杏花儿回想过去,声音也变得低沉了:为了躲避城里那个有钱人,我隐姓埋名流浪天涯,一天,我流浪到一个村庄,村里正好有几个艺人在唱“拉魂腔”,许许多多的人围成一圈在听。为了生存,我不顾一切找到班头,就磕头认师傅。班头说:我们几个还吃不饱肚子,又来了个白吃干饭的。我说:师傅,我会唱“拉魂腔”

不白吃饭。师傅说:好,你既然会唱“拉魂腔”你就唱一段听听,如果老少爷们听着好,给你鼓掌你就留下,要唱得不好二话不说你走你的路。我高兴地说:师傅当真?师傅说:一言既出驷马难追,当真,这里有老少爷们给作证。我说:师傅,你给我伴奏。师傅操起琵琶弹出“拉魂腔”曲牌。在师傅的伴奏下我唱出《张郎休妻》,妻子无端被休悲痛欲绝一折。

委婉凄凉的唱腔,清脆明亮的嗓音征服了师傅,征服了围观的老少爷们。围观的人群掌声经久不息连声喊道:“好,好,好,师傅把她留下吧!”师傅改变了对我的看法,满脸堆着笑说:“看在乡亲的面子上那就留下吧。”本来打算在这个村只唱一场戏,皆因有了我的存在乡亲们不答应,又唱了十场后才肯罢休,同意放

我们转场。以后师傅又教我十几本戏。我成了无人不知的“红角”,师傅给我起了个“鲜樱桃”的艺名,老百姓喜欢我唱的“拉魂腔”,不少人成了“鲜樱桃”迷,我们转到那个村他们也捧到那个村。

后来,市里为了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,也为了挽救这个戏种,以赵家班子为依托,成立了柳琴剧团。那时候师傅是团长,我主演旦角。从此有了正规舞台,我如鱼得水潜心研究并创新了“柳琴”曲调,女旦唱腔更加婉转优美。我创作的现代戏《儿女婚事》、《杏花儿湾的笑声》获得文化部“创作金奖”,全国汇演我还获得了“梅花奖”,如今我已是国家一级演员。

介绍完往事,杏花儿说:“李哥,我一直记得你给我说的那句

话,‘你喜欢的不要放弃,总有一天会用上的。’”

我说:“杏花儿,这一切都来之不易,应该珍惜她。”

杏花儿在电话里给我说:“胡蝶这闺女,性格直爽,说话不加考虑,我常年在外出演出,对小蝶照顾不好,他的爸爸出国一去不回,缺少父爱和母爱,我感到十分愧疚。希望你就像疼爱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她。”

我说:“这个您放心,必须的!”

我的回答一下子把杏花儿逗乐了,她笑着说:“我还有个要求,那个珍藏多年的蝴蝶发卡,你要重新给我戴上。”

我说:“杏花儿你放心,我会做到的,我俩再也不会分开了。”这是我们音信全无三十年后的第一次谈话。

## “妈妈、叔叔,好了好了,你看小报记者围了一圈,明天就发你俩的绯闻”

这之后,我还把怀念杏花儿的作品小提琴协奏曲《杏花儿吟》通过手机放给杏花听。杏花儿激动地泣不成声,断断续续地说:“你还是当年的李哥,几十年了你没有把我忘记。”我俩谈了好久,手机电池都换了两块。

自从胡蝶知道我和她妈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后,对我更加亲近,我对胡蝶加倍地疼爱呵护,儿子小轩都有些嫉妒了,他不知道我是替胡蝶的爸爸偿还

父爱。一个月后,杏花儿在外演出即将结束,最近几天就要回来。闻此喜讯我的心里忐忑不安,真想早点见面。杏花的大眼睛是否还是那样明亮,两腮的喝酒窝是否还是那样诱人。

杏花儿终于来电,说航班上午十点到达机场。我和胡蝶、小轩来到机场等候。迎接的还有文化系统的同志,还有不少杏花儿的戏迷朋友,还有几个抗着“长枪短炮”的记者早已堵在门口。

一架客机徐徐降落在机场,我们的目光都转向乘客出口,开始搜索人流。小蝶第一个发现她的妈妈,跑上前去拉着妈的手,把她妈领到我面前指着我说:“妈妈,这就是你的老情人,我把他交给你了。”

我细细打量着面前的杏花儿,她湿润的睫毛好像刚刚哭过,脸上虽然多了岁月的痕迹,依稀仍能找到她当年的秀丽模样。如今的杏花儿风韵犹存,整

个身段流露出艺术家的风采,比当年的杏花儿显得更加成熟。

杏花儿叫了声“李哥”就扑进我的怀里,我俩的眼泪第二次交织在了一起。

来迎接的朋友和记者,都吃了一惊。惊叹分别三十年的恋人今又重逢,是世间奇缘。

我俩只顾拥抱,只听小蝶说:“妈妈、叔叔,好了好了,你们回家去吧,你看小报记者围了一圈,明天报纸就发你俩的绯闻。”